

## 新民晚报

那天,当我踏着铃声,满面春风地走进教室时,我的心不禁凉了一截:有两个女生尚在黑板上涂鸦,教室后窗有三四个男生凭栏远眺,嘴里还大声叫嚷着什么。最致命的是教室后面还坐着两位不速之客——外省市的轮岗老师。这一切,她们尽收眼底。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袭上心头……

冷静,冷静,再冷静。我告诫自己:尊严,不是靠淫威赢得的。

按照惯例,课前三分钟,学生轮流演讲。“今天谁演讲?”我阴沉着脸说,掌声却空前热烈。

孙恪歌,这假小子!“我演讲的题目是《你凭什么做》。”落落大方,鞠躬示意,自报家门。说着,手臂一挥,目光聚焦黑板——“成功”,篆体,且似从印章上拓下的,不偏不倚地封印在一个边框里。多么心灵手巧的姑娘啊,我在心里感叹。原来,上课铃响起时,她还未完工,我走上讲台的当儿,她还在

## 轻轻掩门的一声清响

陈美

精益求精。我庆幸,自己的“雅量”,褒赏了一颗尚美的心。

她从秦始皇的臣子李斯说起,一直说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10分钟过去了,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没有草稿,只有手里小纸条上片言只语的提纲。犹如单口相声,妙语连珠,博得阵阵掌声。15分钟过去了,我不禁焦躁起来,我的这节课咋办?难道,就这样让她漫无边际地讲下去吗?我有点心猿意马。倘若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不能完全地呈现于后面观课的两位专家,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

20分钟!她竟脱稿,站在讲台上,演讲了20分钟!掌声雷鸣般地响起。这20分钟,我虽然一言不

发,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语文学习呢?我已不在乎专家的挑剔。

“简直是百家讲坛啊——”我正要评价小孙的演讲,“报告——”门被推开了,站着三个男生。

我的脑子又“嗡”地炸开了,这迟也太离谱了吧?!“怎么回事?”我无法不严肃。

“1000米补课。”“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我近乎责问。

“体育老师说过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否则,过期作废。”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自我解嘲般地说:“我只想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我们全听到了,老师。我

上回见到罗维,是在今年1月,她与上交合作演绎贝多芬协奏曲的现场,21岁的她演奏了贝多芬五部钢琴协奏曲中最深沉的一部《第四钢琴协奏曲》,一袭红色礼服,外表热情似火,而音乐却相当克制、张弛有度。我觉得这小姑娘很不一样,于是对她关注起来。罗维曾就读于上音附中、附中,跟随唐哲教授学琴,13岁考入美国科蒂斯音乐学

院随格拉夫曼和麦克唐纳教授学习。在上音就读期间,一年内获“小肖邦”和“小拉赫”两个国际比赛第一,现签约环球唱片公司。

非常俄罗斯,也非常感性细腻,其诗情画意和悲情力量、独特的诠释和见解是超越同龄人的。

穿着黑色套装的罗维上场了,她为我们“唱”起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练声曲》,这原是一首声乐作品,罗维把钢琴改编版演绎成一首美丽而忧伤的俄罗斯抒情诗:“已不会再有那样的月夜,以迷离的光线,穿过幽暗的树林,将静谧的光辉倾泻,淡淡地……”(普希金)拉式绵延起伏的旋律和情感线条尽在她手中变换着色彩,句子气息很长,穿插着内声部旋律,随着音乐的进程,情感波澜起伏一层又一层。到中段段落主旋律在中音区歌唱时,右手不断流动的琶音,犹如苍茫大地中闪烁的星星。俄罗斯音乐,其悲剧性也是西方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之后,罗维把我们带到了老柴的《杜姆卡(悲歌)》中。

创作艺术的过程,即是“起舞”,所以,才有了“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尼采的这句话一直被罗维谨

记。罗维对我说,在上音就读时,唐哲老师多元化的教学和曲目给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而一个跟随格拉夫曼与麦克唐纳老师学到了俄罗斯和德奥学派的很多东西。格拉夫曼是霍洛维茨的嫡传弟子,而格拉夫曼的妻子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妻子是好朋友。听她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七奏鸣曲》,仿佛在观看一幕幕战争的无序场景。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代,普罗科菲耶夫看到满目疮痍的残败景象,第二乐章用了极端对比的温暖音乐来描摹战

争,营造出强烈的音画反差。显然,罗维得到了乐曲演绎的真传,一边是充斥着20世纪工业机械化不和谐、呆板的冷酷无情的音乐律动,一边是温暖无比、让人心生希冀的音乐,作曲家内心的挣扎在她的演绎中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如此强烈的听觉对比,听过了是不会忘记的。

音乐会最后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这部被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版的精彩配器早已深入人心,而用一架钢琴来表现一个交响乐团丰富的层次谈何容易。置身于图画展览会这样一个“迷宫”,罗

## 张联芳与谜刊《黑皮书》

刘茂业

张联芳(1905—2002),字经联,一名东海,号遗鸥楼主,上海青浦人。早年供职于《申报》馆、大东书局等,后长期在铁路系统医院任文书。他以替先祖编印《碧莲居遗稿》行世,工书法、善诗词。1983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著有《书海一勺》《联芳小草》等10余种作品。

张联芳嗜好灯谜,还曾与友人合办猜谜杂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文坛杂忆》“卷二”中,他的《黑皮书》一文回忆当年情景:“抗战初期,我任职于上海铁路医院。在业余时间,与沈诗义医师和陆宗海等筹办猜谜刊物《黑皮书》,请张大千高足刘侃生画师担任插图绘画。自从《黑皮书》创刊以后,极受读者欢迎,因此其它猜谜刊物亦相继问世,一时风起云涌,在报摊上占了一席之地。”《黑皮书》1938年8月创刊,初为周刊,故又名《猜谜周刊》,第11期后改为双周刊,共发行16期。陆宗海等4人为编辑,沈公持(名诗义)、张联芳任发行人。

为招徕读者和灯谜爱好者,《黑皮书》设有竞猜栏目“读者擂台”,创刊号上便率先由张联芳担纲主擂(谜底于第3期内揭晓)。他在“擂台”引语中说:“陆君宗海,有破谜健将之称,尤善制谜。今编辑《黑皮书》,集五花八门之谜题,供读者射猎,逗人巧思,奇趣横生,诚别开生面之刊物。是书有读者擂台一栏,嘱余设擂,姑悬六题,略备赠品,以助雅兴。”同时注明前10位全部猜中者,将获《碧莲居诗集》等礼品,这本诗集,正由张联芳先祖、清诗人徐廷珪(张从母姓)所著。来看几条其悬挂的谜作:“淡妆如见远山容”(打《聊斋志异》篇目一)“素秋”,“淡妆”指“素妆”,“远山容”指愁容,古汉语中“秋”通“愁”;“加一直与加一横同”(打字一)“固”,意思说,加了一直(丨)与一横(一)的“同”就是“固”;“手头字”(打明代人名一)“文从简”,谜面指平时大家在手头上书写,并无印刷体的简写字。文从简,明末清初画家,别解为“文字从简”;“死守”(打《四书》一句)“故勿却也”,“故”解释为“死”,“勿却也”意为不推辞,扣合谜面上的“守”(坚守);“悍妇相谋”(打字一)“双狮图”,“平剧”即京剧,宋陈季常之妻善妒,苏东坡戏称之“河东狮”,后因此称妒妇、悍妇,“相谋”指一悍妇为“图谋”。

《黑皮书》上另刊有张联芳(署名张东海)撰写的《遗鸥楼谭虎》《遗鸥楼谈虎》等谜话,或记载制谜猜谜轶事,或阐发灯谜创作体会。如他认为:“谜面以用成语为最佳,推敲难得,乃不得不出于杜撰,但须言之成理。偶或增损成语,亦须巧妙,不可越出情理之外,更不可有闲字剩义,方能丝丝入扣,令人叫绝。”这些都已足是难得的灯谜史料了。

## 深沉与绚烂的冰火交融

李长缨

5月2日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是她个人独奏音乐会中国巡演的首站,而她出维曾就读于上音附中、附中,跟随唐哲教授学琴,13岁考入美国科蒂斯音乐学

育出冰火相融、悲喜交织的旋律。而音乐中的那份深沉、绚烂和悲情,不到一定年龄是很难体会和把握这份力量的。罗维的演绎非常俄罗斯,也非常感性细腻,其诗情画意和悲情力量、独特的诠释和见解是超越同龄人的。

记。罗维对我说,在上音就读时,唐哲老师多元化的教学和曲目给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而一个跟随格拉夫曼与麦克唐纳老师学到了俄罗斯和德奥学派的很多东西。格拉夫曼是霍洛维茨的嫡传弟子,而格拉夫曼的妻子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妻子是好朋友。听她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七奏鸣曲》,仿佛在观看一幕幕战争的无序场景。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代,普罗科菲耶夫看到满目疮痍的残败景象,第二乐章用了极端对比的温暖音乐来描摹战

争,营造出强烈的音画反差。显然,罗维得到了乐曲演绎的真传,一边是充斥着20世纪工业机械化不和谐、呆板的冷酷无情的音乐律动,一边是温暖无比、让人心生希冀的音乐,作曲家内心的挣扎在她的演绎中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如此强烈的听觉对比,听过了是不会忘记的。

音乐会最后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这部被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版的精彩配器早已深入人心,而用一架钢琴来表现一个交响乐团丰富的层次谈何容易。置身于图画展览会这样一个“迷宫”,罗

维既是叙述人,也是旁观者,其钢琴交响化思维渗透在每一个漫步主题和画中……悠悠古堡中诗人的吟唱、雏鸟的轻巧芭蕾、两个犹太人的对话、阴郁的墓穴、鸡脚上的小屋到最后教堂钟声由远及近,庄严宏伟的基辅大门敞开,她运用手中的调色板、钢琴踏板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图展的每一个瞬间以及作品背后的善恶力量。

回到后台,我见到罗多山,且有不少隧道相连,穿越,片刻隔绝,一会儿,豁然开朗,满目青山。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囚禁”有日,出游就是更大的范畴意义上的“放风”。此刻,目光盯住三五幢矮平房,它们扎根在绿色叠翠之中,恍惚中想象着“悠然见南山”的感觉。一座座村庄,看起来像都市,这是高铁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村庄,因为外面的一根根铁轨的探入而改变,而我们,似乎已看到了他们的前世今生。

进入宿州东站,迎面驶来一排排齐刷刷的参天杉树,我俯瞰田垄间的绿色幼苗,眺望远处的一簇簇茂密的防风林,村庄里的农居庭院无一例外地铺上了水泥。一直在想,种上果树,不是更好嘛!

总之,奔向有水有绿的地方,这是我的心愿。然而,喜欢踽踽而行,我怕人太多了喧哗盖过了潺潺流水声,还有林中小溪百转千回的欢唱。



母爱 王文明作

喜欢一个人的出行,可以随意,抑或任性。最主要的是,临窗可以发呆,遐想,构思,掏出纸和笔,片言只语,想到了,记下来。思如涌泉,一发而不可收,也是寻常事。

从上海虹桥坐高铁北上。临近苏州站,瞥见金鸡湖。一汪汪的水合着我的脉搏在有力地一息一动,从车窗往下看,湖里还有蟹蒯,那是养殖的区域。岸边树木葱茏,远处的田野上有白色粉墙的房屋,再往左边就是高速公路车辆穿梭。人间胜景美如斯!大饱眼福。多一点绿,多一点水那该多好,还有就是少占一点农田。

湖,远去了,在身后。眼前,我依然希望看到一条条河、一片片湖,当然,更期待再遇长江,百看不厌。

太阳出来了。景物分明,树更绿,建筑轮廓清晰,近处农舍的窗棂格子也看得清清楚楚。山来了,尽管只是小丘陵,一扫平铺直叙,有起伏有情节了。文似看山不喜平,从上海出游更是。江南的民居,如飞来峰抛撒在水田旁边,错落有致,颇具情调。只是经过一排排建筑群,看着轨道旁白乎乎挡板似屏障了我的兴致。居有屋是必须的,但绿色原野中蓦然撞见,仿佛一人在说话被

多山,且有不少隧道相连,穿越,片刻隔绝,一会儿,豁然开朗,满目青山。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囚禁”有日,出游就是更大的范畴意义上的“放风”。此刻,目光盯住三五幢矮平房,它们扎根在绿色叠翠之中,恍惚中想象着“悠然见南山”的感觉。一座座村庄,看起来像都市,这是高铁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村庄,因为外面的一根根铁轨的探入而改变,而我们,似乎已看到了他们的前世今生。

进入宿州东站,迎面驶来一排排齐刷刷的参天杉树,我俯瞰田垄间的绿色幼苗,眺望远处的一簇簇茂密的防风林,村庄里的农居庭院无一例外地铺上了水泥。一直在想,种上果树,不是更好嘛!

总之,奔向有水有绿的地方,这是我的心愿。然而,喜欢踽踽而行,我怕人太多了喧哗盖过了潺潺流水声,还有林中小溪百转千回的欢唱。

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离婚了,声明离婚的原因是夫妇二人不能在婚姻共同成长。忽然对成长二字大有感慨。

树成长了,会有绿荫,会开花,会结果;稻麦成长了,要扬花、抽穗、灌浆、成熟,然后,等着收获者来收割。

很多动物,家养的、农场的、野生的,长到成年,通常只需一年。至于人,我国的古代,男子20岁成人,女子15岁及笄。即可嫁娶,十个月之后,亦可为人父母。

母亲是嘉定人,我少时,时常听她用嘉定方言说,“男长三十女长廿”。意思是说,男生到30岁才停止生长发育,女生之生长发育,截止到20岁。我从华东纺织工学院(如今的东华大学)毕业时,正好20岁。五年后,在沪的一些同学聚会,有人大感惊讶:“孔曦,依长高了嘛!”

医学研究的结论是:人类身体的成长,以25岁为限。此后,各种机能开始走下坡路。

我以为,精神世界的成长,永无止境。尤其是在科学昌明、信息爆炸、新技术日新月异、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当下,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最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成长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有理念和观念。

论做事,以前,只知笨鸟先飞、勤能补拙。不惑之后,才明白,选择比努力重要。一旦选错,南辕北辙。

论做人,从前,总以为凡事非黑即白,爱憎必须分明。过了知天命之年,才懂得,黑白之间,尚有灰色地带。人性之幽微,或可怜,或可恨,或可怖……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很多人很多事,可以理解、可以宽容、可以体谅,更可以无视、不屑。

成年后的野生哺乳动物,时常被它们的妈妈赶出族群,独自谋生。它们的成长,既无奈,也迅速。

作为人,一旦精神世界的成长跟不上身体和年龄的成长,就会出事。有的都市中人,工作时能独当一面,一到家,就成了承欢膝下的妈宝。有的人已荣升祖父母辈,言行举止依然任性。他们的精神世界,远未长成。

真正的成长,是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言出必行的担当,是曾经沧海的低调,是滴水涌泉的感恩。

前几年,有句话风靡一时: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浪漫,诗意。脑补的画面里,半生艰辛清晰可见;魑魅魍魉小之辈,不曾磨灭你心底的赤诚和眸中的童真。这样的你,才真正地成长了。

好吧,归来的你,就做一株大树吧,栉风沐雨,冒严寒、忍酷暑、举绿荫、栖鸟雀,继续成长。

如果,有“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摘自舒婷的诗《致橡树》)”。如果,有这样一株木棉陪伴你,你会更幸福。

维既是叙述人,也是旁观者,其钢琴交响化思维渗透在每一个漫步主题和画中……悠悠古堡中诗人的吟唱、雏鸟的轻巧芭蕾、两个犹太人的对话、阴郁的墓穴、鸡脚上的小屋到最后教堂钟声由远及近,庄严宏伟的基辅大门敞开,她运用手中的调色板、钢琴踏板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图展的每一个瞬间以及作品背后的善恶力量。

回到后台,我见到罗多山,且有不少隧道相连,穿越,片刻隔绝,一会儿,豁然开朗,满目青山。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囚禁”有日,出游就是更大的范畴意义上的“放风”。此刻,目光盯住三五幢矮平房,它们扎根在绿色叠翠之中,恍惚中想象着“悠然见南山”的感觉。一座座村庄,看起来像都市,这是高铁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村庄,因为外面的一根根铁轨的探入而改变,而我们,似乎已看到了他们的前世今生。

进入宿州东站,迎面驶来一排排齐刷刷的参天杉树,我俯瞰田垄间的绿色幼苗,眺望远处的一簇簇茂密的防风林,村庄里的农居庭院无一例外地铺上了水泥。一直在想,种上果树,不是更好嘛!

总之,奔向有水有绿的地方,这是我的心愿。然而,喜欢踽踽而行,我怕人太多了喧哗盖过了潺潺流水声,还有林中小溪百转千回的欢唱。

总之,奔向有水有绿的地方,这是我的心愿。然而,喜欢踽踽而行,我怕人太多了喧哗盖过了潺潺流水声,还有林中小溪百转千回的欢唱。

## 成长

孔曦



边看边聊

